

# “90后”聋人女孩 普法直播火了

## 背后3000万人浮出水面



谭婷  
在录制普  
法短视频。

半夜，谭婷突然从梦中惊醒。

她下意识摸索身边的孩子，看到孩子还安稳地睡着，缓个神儿，跟坐在一旁的老公使个眼色，“你去睡吧”。

夜的沉寂，经常会被刚几个月大的女儿的哭声刺破。但对于都是听力障碍者的谭婷和老公说，他们全然听不到，也不敢轻易睡着，只能轮换着守在孩子床前。

8岁时的一场医疗事故，让谭婷失去了听力。走在马路上，即使身后的大卡车拼命按喇叭，她也丝毫听不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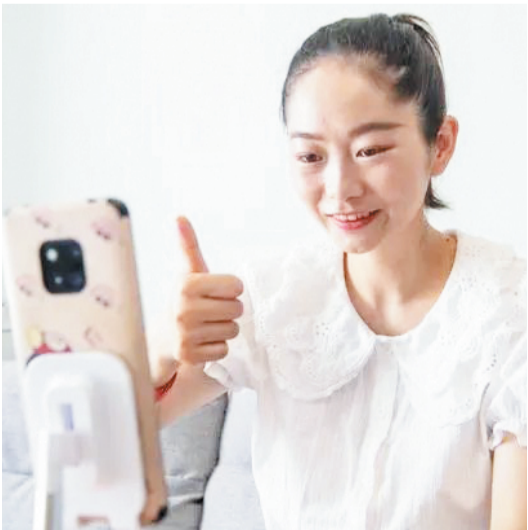
“失聪分两种，一种先天，一种后天。若是听见声音，然后再失去聆听这个世上美妙声音的机会，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残忍。因为从此，你的世界只剩下了回忆和想象。”在对话框中，谭婷用文字向记者描述那种突然失去听力的痛。

能从无声世界的深渊努力“爬”出来，谭婷又是幸运的。

走出家乡四川大凉山的小村子，她在重庆师范大学读了特殊教育专业，之后加入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，成为全国唯一一个通过司法考试的聋人。



谭婷接待来律所咨询的聋人朋友。



谭婷通过直播平台为听障人士解答法律问题后，露出笑容。

### 坠入无声世界

8岁像是一个分水岭，彻底改变了谭婷的生命走向。

那个中午，谭婷觉得耳后肿痛，被妈妈带去县城医院挂点滴。两天不见好转，她又被带去针灸治疗，耳后、手、脚扎满了细细密密的针，几番治疗，耳朵听不到了……突然坠入无声世界，一切瞬间失焦。

定格在谭婷脑海的只剩几个画面：妈妈哭红了双眼，爸爸来回踱步，她趴在门口，从门缝向外望去，三三两两的小伙伴，你追我赶，往学校方向走去。

“很多次，我跑去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学，他们只会写下‘等你把药吃完，等你看完病’。时间久了，我也明白了，学校和小伙伴们，伴随那些声音，都从我的世界消失了。”

失去的不仅是听力，还有发声能力。

用尽力气叫喊，谭婷还是听不到自己在说什么。慢慢地，当她发现爸妈都听不懂自己的话，便不再开口，音带也开始退化。一度，她觉得自己是爸妈在这个世上的“包袱”，被拎着四处求医问药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。曾经调皮开朗的小女汉子，自卑到走路也不太敢抬头。

爸爸小学毕业，妈妈是文盲，家里还有个弟弟，这样的家庭，很可能会将失聪的谭婷困在大凉山一辈子。

幸运的是，谭婷没有被“放弃”。辍学5年后，她被重新送回校园。在特殊教育学校，她发现，被声音隔离到另一个世界的，不只她一个。

抓住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，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谭婷连跳两级，2013年如愿考上了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。

村里别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，爸妈都会给操办一个升学宴。谭婷的爸爸是老实人，不习惯高调，只给谭婷一个许诺，“等你结婚，一定办个隆重的婚宴”。

没想到，家里办的第一场宴请，是爸爸的白事。考上大学两年后，谭婷的爸爸因癌症离开人世。“有没有觉得老天爷有时不太公平？”记者问。“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完全公平的，改变不了的事实就要勇敢面对。”谭婷答。

### 3000万中的“唯一”

2017年，谭婷大学毕业，看到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招聘聋人助理，便去应聘。她和30位入围者接到了第一份任务——学习法律。

这家律所的主任，是中国第一位替聋人打官司的手语律师唐帅。唐帅的父母都是聋人，从小的生活环境，让他看到了这个群体面临的困境。

为什么聋人普遍犯罪率比较高？“在中国近3000万聋人中，只有

1%受过高等教育，绝大多数人连文字都看不懂。他们的法律意识很低，不明白违法带来的后果。”唐帅说。

越来越多聋人上门求助，唐帅感到孤军奋战的无力。他想过让律师学手语，但没那个语言环境，学了就忘。“其实，最了解聋人行为习惯的，还是聋人本身。”谭婷成了第一批被“选中”的人之一。

司法考试障碍不小。这个对于普通应试者通过率只有10%的考试，对毫无法律基础的聋人来说，难于登天。谭婷连题干都看不懂，“天然窒息”“法定窒息”……各种生僻词汇，像天书一样。更要命的是，一旦遇到没有字幕的教学视频，她就只能干瞪眼。

那两年，谭婷的生物钟是“697”——早上6点到晚上9点，把自己扔进题海，全年无休地啃书本。“整个身体被习题塞满，有时真的会不舒服，我就哭，哭完再满血复活。”前两次考试，谭婷毫无意外地失败了。

第三次考试前一周，谭婷得知刚46岁的妈妈也得了癌症，还是晚期。巨大的崩溃感袭来，她第一次决意要放弃考试。妈妈不同意，跟她说：“你不是为我而活，应该为自己而活，为社会而活。”

去考试的路上，谭婷一直哭，因为“每离开妈妈一分钟，就少陪她一分钟”。成绩出来，谭婷是所有聋人应试者中唯一一个通过考试的。最终，妈妈是带着这个好消息走的。

再回到重庆，谭婷想发信息给家里报平安，才发现连个收信息的人都没有了。“爸爸去世让我很久没能走出来，奇怪的是，妈妈走后，我很快就回到单位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只把难过埋在了心底。”

在律所，为了跟更多人打交道，谭婷重新开口说话。

手机上的转录软件，成为最好的陪读助手。她一遍遍对着手机说话，如果转录出正确的文字，就代表她被“听懂了”，如果不对，就继续练习，一直练到口干舌燥，喉咙肿痛。

起初，跟人讲话之前，她会把要讲的内容提前写下来，一旦对方表现出不理解，她马上递过去纸条。慢慢地，交流越来越顺畅，手语和口语并用，也被她拿捏了。

很多听过谭婷说话的网友，会听着听着开始流泪。她用力咬字的样子，抑扬顿挫的音调，真诚而富有感情。

### 拥有“燎原的能力”

记者尝试走入谭婷所在的聋人世界，却发现，很多常识都不好用了。“你和老公听不见，也不太说话，谈恋爱是不是少了很多情话？”记者问。

“哈哈哈，你错了，”谭婷在对话框里打出笑哭的表情，“你们的话用嘴巴说、用耳朵听，我们的话用手语

比划、用眼睛看。其实，他比谁都会说情话。”

“哎呀，是的，你们的情话只有自己懂，更浪漫。”记者满脸尴尬。

夫妻两人互相鼓励、扶持，公开场合比划手语交流，不再害怕异样的眼光。

每周一次的线上直播，是谭婷普法的主要方式。

记者应邀到她的直播间围观，不同于常规直播的喧嚣，这里没有一丝声响，仿佛网络瞬时中断，只有谭婷挥动的手臂和不断变换的表情提示着：正在直播。

“是一次不错的体验吧？”直播结束，谭婷发来问候，“你的感觉就像我们平时看没有字幕的直播一样。”

“为了帮助更多聋人，我必须‘浮出水面’。”谭婷说。

一个聋人女孩嫁给了一个健听人，婚后经常被打，怀孕后还被打到流产。老公不同意离婚，她就选择了离家出走。

两年后，谭婷才从女孩口中听到这个故事。“如果换做一个健听人，他们可以有多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，但是对聋人而言，我这里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”

还有一个聋人女孩，不识字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跟别人领证结了婚。她起诉离婚不成，来律所咨询。

谭婷一看，案卷上写着“撤诉”，女孩却以为是败诉了，“不知哪个环节沟通出了问题”。

跟健听人的语言体系一样，手语系统也纷繁复杂。

大部分聋人使用的是自然手语，而一般手语翻译用的是书面手语。“差别就像普通话和闽南语，沟通不畅，很多案件容易被误读、错判。”唐帅解释。

“聋人的刑事案件，最终审判者不是检察官，也不是法官，而是手语翻译。”唐帅希望有更多既懂手语又懂法律的人，加入这支队伍。

谭婷通过司法考试，是他近几年来最高兴的一件事。

在唐帅与校方的联合推动下，2021年，西南政法大学开启全国第一家卓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班，培养能为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门人才。

谭婷被校方聘请担任实务导师，给学生上手语课。她喜欢站上讲台的感觉，就像是在给两个世界搭建桥梁。

不过，迷茫也会不时地冒出来。她问唐帅：“我虽然通过了司法考试，很快也会拥有执业资格，但上了法庭，难道要配一个会手语的法官，或者带一个手语翻译吗？我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。”

“你就是那星星之火，有可以燎原的能力，可以让更多聋人看到，他们也可以学习法律，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群体。”唐帅回答。

据《环球人物》、新华社